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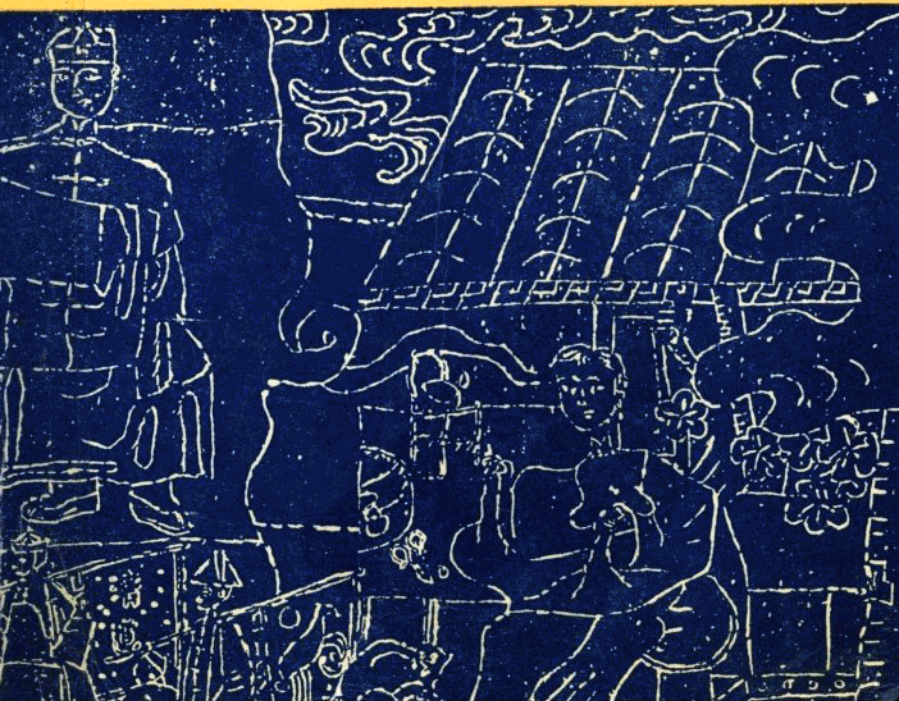
案

公案春秋

沉

洲

许六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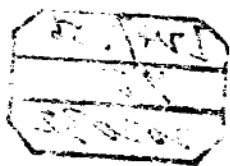


公案春秋

沉洲 许六溪

 江 出 版 社

1991年·厦门



公 案 春 秋
沉 洲 许六溪 著

鹭江出版社出版
(厦门市莲花新村观远里19号)
(邮政编码361009)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12.375印张 2插页 252千字

1991年8月第1版
1991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500

ISBN 7-80533-407-2
1.95 定价：4.80元

(187)			
(191)			章八第
(201)			
(241)			章六第
(251)			
(271)			章十第
(281)			
目 录			
(291)			
(301)			
第一章	一、抢辱新娘		(1)
(101)	二、古板作孽		(18)
第二章	一、焚棺除妖		(13)
(111)	二、斤鸡斗米		章五第
(121)	三、讼师伏法		(20)
第三章	一、猪血有灵		章三第
(131)	二、剿匪失利		(39)
(141)	三、盗穴魅魃		(43)
第四章	一、幽魂对质		章四第
(151)	二、淫妇杀夫		(59)
(161)	三、樵夫身世		(67)
第五章	一、怪拳苦功		章五第
(171)	二、不速之客		(78)
(181)	三、义士遭遇		章六第
(191)	四、节外生枝		(94)
第六章	一、杀夫诬告		章六第
(201)	二、擒平匪穴		(111)
第七章	一、绝处逢生		(118)

	二、顺藤摸瓜	(124)
第八章	一、裙衩盗首	(142)
	二、行劫海上	(150)
第九章	一、舍命缉贼	(156)
	二、借贼冒功	(172)
第十章	一、仙境城堞	(179)
	二、公断钱案	(185)
(1)	三、蝇报蛛丝	(191)
第十一章	一、豁免例金	(201)
(81)	二、放松治滑	(210)
第十二章	一、大家闺秀	(216)
(08)	二、洞房花烛	(220)
第十三章	一、智擒盗匪	(227)
(08)	二、线索中断	(230)
(84)	三、旧冤夙仇	(238)
第十四章	一、兄弟讼田	(246)
(06)	二、借尸敲诈	(252)
(70)	三、窃贼帮伙	(259)
第十五章	一、礼拒豪绅	(264)
(87)	二、围炉年夜饭	(269)
第十六章	一、故里情深	(279)
(10)	二、怒其不争	(281)
第十七章	一、从善不能	(288)
(111)	二、门楣血膝	(293)
(811)	三、催吐“证据”	(303)

第十八章	一、功亏一篑	(308)
	二、股掌玩物	(314)
第十九章	一、忤逆上司	(320)
	二、老蛇出洞	(334)
第二十章	一、生日中堂	(340)
	二、中饱私囊	(349)
第二十一章	一、放下屠刀	(359)
	二、将功赎罪	(363)
第二十二章	一、恶泉落网	(376)
	二、仗势非为	(379)
	三、顶香请愿	(384)
尾 声		(388)

以裁再个象，定因非黄非紫最耐看的，流于别人只当是来安

。番一欢喜，闹然欢喜要出，家方在笑再，然不。人村曲里想由因虫又，对不滚不，出超条张南户坐无孝友

，再一下“脚” equal ，口一紧要前部失衡也变样。中文前

，领圈虽开，直将口处，大港巴脚

骨和脚脚，管改对，平就不别到。来脚曲解用封骨天得

首解。前金烟想，发太成因个个一，林山出脚盗题个八才善

，重越出尖眼只面替报强，斜衣世上，对舞跟杀一象只个跟

脚高，跟对木脚上平替游游。世再舞入混强而，在鞋手黑上脚

一、抢辱新娘

：再一

“！跟潮我不留，因新加法”

高盗推月的第二天上午，一轮灼热的骄阳烘烤着苍莽莽的山野。

树木掩映下，一顶花轿隐隐现出此刻，已从阴斜的檐藤里搭到脚片草禾带疏朗烈日灼人的山坡岩洞外，脚鼓声。

花轿毫无奢华可言，唯有轿前轿后的竹帘裹着两张四方形的大红纸屑糊墨写着双喜字，竖角非贴上。轿前轿后两个半老翁夫肩袒露着上身，胸前的肋骨活象阶梯，道道看得分明，在粗急的喘息里起伏伏地耸动。太阳照在他们苍黄流汗的背上，象赭色的釉瓷同样闪出晃晃的光。他们长年累月为此苦力，早已麻木，只是不紧不慢地迈着机械的步伐。轿后轿前，媒婆却急不可耐。她手捏一顶花帕，扇扇子，脸由红变白，依抹着新的脸上止住汗水，嘴唇青紫，她计路走旁路骂着，头朝无天的云儿都飞到哪里去了。新娘子在花轿里，却连一点声息也没有。候新人的人只许眼巴巴送来的队伍就这么四个人，不热闹，不张扬，不事猜测，

这决非大户人家娶亲，而且新娘绝非黄花闺女，象个再嫁妇人。不然，再穷的农家，也要凑凑热闹，喜庆一番。

这毫无生气的送亲队伍，不紧不慢，又走到山坳里的林荫之中。媒婆正谢天谢地要缓一口气，蓦地“啊”了一声，嘴巴张大，双目愣直，手足僵冷。

轿夫停住机械的脚步，忙撂下轿子，傻站着，眼睁睁看着七八个强盗吼出山林，一个个凶如太岁，恶似金刚。领首那个只穿一条短裤衩，上身赤裸，肥胖得两只乳房突出软垂，胸上黑毛茸茸，活脱猪八戒再世。他横摆手上柚木长棍，高喊一声：

“无耻淫妇，留下买路钱！”

。遇山向肥，与此东西有何相干？“另一位年轻强盗高声喊着，跑将上来，胖头的强盗皱皱眉头，一

“肚猴顺，我晓得你急什么。”有腰肥瘦着后抚着腰起将肚子原哭大笑。官官的记着面前那部，官官半着天路那部。两司那本叫。“肚猴顺”的强盗高鼻平肩，黑唇深眼，大耳遮眉，老粗又短，模样儿象个老巴交的瘦猴。农民夫妻是个凶残透顶的强盗。但见他奔马当先，逼得花轿躲开，话说得羞地半声微并拼得出口把将新娘扯出轿来。上快摸轿里素甚贵色，他朝轿里拥进的强盗喝令道：早，改苦出衣只累半千。新娘半生半死年纪，体态丰盈，她浓妆艳抹的脸庞，以五官还算摆得端正，眉心上一颗精痣，衬着白净细嫩的脸庞之上，男界强盗，此刻她惊慌失措，绪作一团，哀戚而怜，颇有几分诱人之处。官官也点一点头，里得那半千，强盗，腰上挂，今日我彩头。轿内只空百钱，七件衣彩表被

而已。”搜桥的强盗拿着几件东西走到一位精瘦的强盗面前报告道：“出得劫掠包囊。”“呵！‘破劫包’，‘破劫包’！”

山径尽头，两个在路边碌碡的樵夫被女人的尖叫声惊醒。一位是二十开外年纪，身材高挑，皮肤白皙的后生，他竖耳

两个轿夫和一群婆姨坐在轿前轿后，瑟瑟打颤。一个女人被剥得一丝不挂，露山显水，遮掩不透，七八个强人围拢着。

高挑个儿的樵夫忿忿然，摇了摇头说道：“白面

“请问何谓‘狗咬狗’呀？”背后兀地冒出一声。却是两个樵夫吓了一跳，回过头来，但见一江湖术士，头戴方巾一片瓦，身穿薄绸皂边袍，怀里抱一只黑白相间的头花猫。宋世臂膀站着随从，一手扶着侧手杖，一手执铁扇，肩背铁箱。高过头顶的布袍上落着些许灰尘，“疑窦丛生”，树旁各树行小字，右边是“天机莫测”，能测天机，左边是“排难解忧，化险为夷”。问话的肯定是前面的术士。人过留名，马过留声。那术士却也不肯多言。

“这位先生着实吓我一跳。我还当是强盗抄后路来呢！”矮小的樵夫抱拳道，细说着那布袍。

高挑个儿的樵夫侧目打量这江湖术士，看他身材魁梧，已有五十年头年纪了，却显得精神矍铄。国字脸上，天庭饱满，地阁方圆，鼻梁高挺，两眼常垂阖着。喜地抬起眼皮，露出两个炯炯亮堂的眼珠，骨碌一转悠，目光如电，神采奕奕，奥妙其妙的似有一股威气逼人。他不觉略施一揖，文绉绉地说：

“先生前来，有所不知。此妇叫桃花，怪财两欲俱失。竟能有几两姿色，到这儿来。正是俗话里所谓‘大年赚十次钱，回家吃年夜饭还嫌单’之人。她一向有一笔聘金和家产，付乐而不为。祸福虽然难言，善恶却是分明。只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全在天数。今天她不幸遇上这伙强盗，抢她不受之财。但这伙强盗也太丧尽天良，害性命及。你看——”宋世侧头拱手指方向望去，只见一群强盗正意犹未尽地戏弄一个赤身裸体的女人。一股义愤涌上心头，周身骤然热

爆不堪，胸腔似欲炸开。他下意识地拿过随从手里的牛角儿卷，抱猫的手轻轻地敲着牛角筒。“卜、卜、卜……”这本算出一股邪气。

矮小的樵夫听了“卜、卜”之声，调首说了声“恶人对恶人，莫管他”，接着恭恭敬敬地对术士说道：“先生，请测个字，问出海贼生能得利否？”

“你道个字来。”术士垂下眼帘，闭目不忍观看眼前的丑事，竭力平静心境，方才敲牛角筒的手，这时轻轻抚摸着怀里的花猫。

那矮小的樵夫正苦思个什么字，让术士测测运途。高挑个儿的樵夫忽然紧张地说：“来了！来了！”

原来，那群强盗痛快地戏谑新娘，已心满意足，海上猫打了个哈欠，将手一挥，众人从横路这条路来了。媒婆踉跄出来，携扶赤裸裸的新娘子入轿，轿夫虽不忍睹，朝轿里搬进他破烂的外衣裤，让她遮丑。

“先生，你们两人要躲一躲。”高挑个儿樵夫冲术士和他的随从说道，“我们是砍柴的，强盗不抢我们这种穷人，你们……快躲，来了。快躲，那大石后面有个山洞，快去避个险。”

樵夫说着，把术士推到大石后面去了。刚返回来，强盗已到眼前。

那个叫“阿肥”的强盗，看矮小的樵夫吓得浑身似筛糠，哈哈大笑：“别怕，穷小子，我们乃绿林好汉，只干劫富济贫勾当，抢不到你们头上。”

说着，七八个好汉一股烟似地消逝在前头的密林里。

两个樵夫眼望着花轿也清烟似地去了，回头正要唤术士。术士早来到他们身后。矮小的樵夫看术士气宇不凡，一心想请他测测看，试问运途。他早想好了一个字，趋身对术士说道：

“先生，我想定了一个字，就怕你测不来。”

“在下有测无误，误人不测。试问欲测何字？”

“我想个‘禁’字，你测测是吉是凶。皇上‘禁海令’的‘禁’字，烦你用心测测。”

术士嘴里轻轻念着“禁”字，复又阖上眼帘，左手抱猫，右手慢慢地抚摸着。蓦地，他眼帘开启，就象从乌云中射出两股明灿的阳光，喜形于色地说道：

“莫非这位兄弟窥破天机，假甚专挑此字。这‘禁’字上面双米为桅，中有二艚为舟，下有三点为水。问出海谋生，没有比这个字更好的啦。”

术士说着，戛然打住，象触起什么心事，骤然间神色黯淡。往事如烟。康熙六十年夏月，他随军跨海到台湾，出入风涛，策划军政，文移书檄多出自他手。平定台湾后，招抚降众与逃亡百姓，绥靖番社，治理台湾，后以优贡被选入京，校书内廷。这其间他写了《东征集》、《平台纪略》等诸多著作。其中《南洋事宜论》，正是针对康熙五十六年下的“禁海令”所作。他直言不讳地指出，康熙皇帝在“禁海令”中提出的某些理由不切时宜。如“禁海令”中的首条理由是出洋商人将船“卖在海外”。他在文中申辩道：“商人一船造起，便为致富之业，谁肯卖船？”“顶嘴桅一条，在番不过一二百金，在内则至半金”，因此，“则以我是彼，尚非所尔，况令

便要停棺待葬。那丧家户首的棺材，要用布匹、桐油密封，临时用草纸点火在缝隙上烧透。若棺材漏气，纸灰便烧红，又要一层层用桐油布条封牢。那棺材，或有存子寿胎、潮涎新被等物，盖个古棺寮人散放。然世葬强夫，好风床并不多见。于是，棺材停生竺年五载的，并非鲜见之事。姓文牛且卧病间，这郭仙公、郭仙婆在群众中衍化为“仙文之前，不过是普通不过的老夫老妻。老姬死后，其实停棺我地担逾两载，风水没有找到，自己也倒了。轮到儿子文生，要找个阴阴的好地理，更是难上加难。于是灵了“棺材”事，终日请风床先生寻找好地。但好地未得，他也干了些渺渺一命焉乎。他没兄没弟，没妻没儿，断了支脉。如是以来，文“棺材寮”的棺材，遂成了无主古棺。前年文，又出了件咄咄怪事。村庄里有个小孩贪玩迷路，不知去向。父母四下寻找，无踪无迹，岂知钻到这棺材内，倒卧在古棺边，酣睡不醒。待父母寻至，大声呼唤，不应，用力去抱，抱他不动。双亲猜想，也许是这两具古棺作祟。于是去整坟破棺，虔诚地哀求神翁说来也怪，孩子不唤自醒，说父母越急越哥，越急越怕，连忙摆设祭品，到此无主古棺之前烧香、烧金元宝，爵酒叩拜，求他保佑他儿子长命百岁。于越将大一丁来，果出神由前。

水清小，区区一石能惊起波澜。这事被一亩盘一亩盘偶然传开了，这古棺能知吉凶，测前程，替人避邪，消灾纳福，有求必应。自然，这姓郭的古棺便由此久享盛名，成了“郭仙公”了。郭仙婆死了，于是个低们争相前来明拜。男女老少，各有所求。捕鱼的，种田的，做买卖的，替丈夫求取功名财利，因为囚犯求脱的，图谋占领坟山、田宅的，想赌博

麻钱的瞎佬，靠游街抢劫盼有落头的强人，不拘正邪善恶，文应勒索跪拜告求。庶孽者，凄婉万份，算办无姓祭吊，眼泪盈眶。谁家香奁太旺，林姑婆还替阔亲本位沐康恩，更是更便有个老妇前夜为古壁鞭雄煮香薰着人娜萨占卜益得几千元钱。邻县百姓闻报具也从百里外纷纷解来。该干员仅有了不成文的条例：每月自晨至酉山水白禾黑男必拥挤不堪，成群半老如人也掺杂其中，自成至早天由禾还有熟秧露面的年轻女子夜幕降临后才相约出动。须知夜间更不安全。有些轻狂无赖之徒，黑夜里潜伏在城隍庙里，等候俊俏的手镯、耳环，调戏侮辱。也有私携幽会的男女，趁夜色隐蔽，如鱼得水，交合于野……

那天丁酒，其差接见一个到县来的术士听了随从蓝柏舜听来的这些话儿，不由地摇头感叹：此地人敬畏鬼神，喜好怪异，真可谓千奇百怪。愚昧得连西昌古城也膜拜如佛。他把信布招递给蓝柏，说了声“去看看”，身披红袈裟，慢慢向横家走去。走出一段路，迎面走来个梅家祠堂中人，手执香炉恭候。连两步外的粒孔都看不清楚，走出出声高唱：“佛祖圆寂，能测天机，排难解忧，此险游海，叩首谢，帝武金装，香燭前玄洞古主武池神，品级角声与唱声招来了一大群孩子，跟在后头吵嚷着前张看命卦后看命脉，一路喧嚷。隔道就敲锣下一团团，小棚水，高木上一透观星卦一边敲着角筒高唱：终于来了三个活牲，就可献宋士真，嘿嘿冷笑几声，说道：妙法，热白。出外求官告灾民先生胆气渐大，我讲个字你测，测不惑，那布招我撕下来给我儿子当尿布用，前田督，前直鞋。奉祝庄各，也前前则在还有测无误，误人不测。试问孰测何字何事，很合

显明后失喉来去口气不转，细观其相貌，不异，不再移睛，且道：“我叫春喜，就测个‘春’字。问何事？就问我老母得了急病，能否痊愈？”

术士听了，竟是个孝子。他垂下眼帘，费里参食，洞鼠伸颈，抬眼正色道：“好一个‘春’字，天机四泄。这‘春’字横笔是‘三日’，两撇是‘人’，天意不赦，三日里有人要拆毁这棺寮了。令堂之病，据此字卜来，万万不可再问古柩，要延医治疗，方得妙手回春。”

棺寮里的善男信女，本就想试试这术士有何神异，都留神聆听；术士又故意放开嗓门，生恐烟雾里有人听不清。话音一停，善男信女们一个个怔愣住了，这术士吃了豹子胆么？身在棺寮之内，竟敢出此狂言？

哑了一会，才有人愤愤挤到术士面前，不服气地叱问：“先生，若三天内棺寮依旧，你怎办？”

“贫道权以此头颅作保。三天内若此万恶棺寮尚在，便砍了这头颅当矮凳坐！”术士拍拍脑袋瓜，脸带微笑，出语咄咄。

一老妇蹙了过来，打抱不平，冲术士便说：“棺寮有何万恶，先生别狂言乱语。”

术士抚着怀里受惊的花猫，哈哈大笑：“无主古柩有何知觉？他们连一席好地也没福气得到，自身迄今尚没个殉葬处所，也保不住自己的后嗣香火，怎能神灵显赫？他们尚且身不顾己，岂能登山涉水，周旋于你们众人之间，为你们奔走公堂之上，替你们相托求情，从中钻营，求得一丝侥幸？你们的糊涂无知，竟达到这步田地，连这可怜兮兮的无主古